



You Light up my world

你照亮了我的世界

虹影 著

HONG YING

四川文艺出版社

虹影◎著

你照亮了
我的世界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照亮了我的世界/ (英) 虹影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5411-4165-2

I. ①你… II. ①虹…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0012 号

NI ZHAOLIANGLE WODE SHIJIE

你照亮了我的世界

虹影 著

责任编辑 李淑云
责任校对 汪 平
责任印制 唐 茵
封面设计 叶 茂
版式设计 张 妮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0 mm×203 mm 1/32
印 张 14.25 字 数 310 千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165-2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终于把内心的黑暗和爱大声说了出来

◎ 费勇

我特别注意虹影的小说，大约是在 2000 年，那时她因为小说《K——英国情人》而陷入一场官司。那场官司好像和凌叔华有关，而我当时正在写一篇论文，讨论凌叔华的《绣枕》和严歌苓的《红罗裙》。我顺便读了《K——英国情人》，也读了她先前的《饥饿的女儿》，感觉十分震撼。《绣枕》和《红罗裙》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相隔了差不多六十年，中国女性在欲望表达的方式上有一种潜在的轨迹耐人寻味，虽然凌叔华的女主人公是在军阀时代禁闭在幽暗的宅子里，严歌苓的女主人公在八十年代走到了时尚的美国，却都同样困在了某个狭窄的界域，只能依靠衣饰来曲折表达隐秘的欲望。

虹影的《饥饿的女儿》让我想起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另一条传统，就是庐隐《海滨故人》到丁玲《沙菲女士的日记》的传统，这个传统就是女性以“自传”的方式率真地表达自己的欲望。然而，这个传统也无法说明虹影小说的意义。女性欲望在庐隐、丁玲那里，虽然率真，但还是被包装成了一种比较情调式的东西，转化成了某种流荡的情绪。而在虹影的笔下，再也没有扭捏、含蓄，而是直接、自然，是人性深渊里的一股瀑布，奔流不息。从庐隐《海滨故人》、凌叔华《绣枕》，到丁玲《沙菲女士的日记》，再到虹影《饥饿的女儿》，可以清晰地读到关于女性欲望叙述的中国谱系。

当然，虹影小说的价值，不只是比丁玲们更直接而已，更在于她的视角不是停留在自己情绪的表达，而是涌动着身份迷失的焦虑。虹影小说里对于女性欲望的表达，读者几乎感觉不到任何情色的挑逗，在于虹影的欲望，不是一种简单的身心悸动，而是她作为一个现实中的私生女，一直萦绕不去的身份迷失的焦虑。有人指出“私生女”是虹影作品中一个重要的情结，虹影是这样回应的：

我想这可以用来解释所有我的作品，因为这就是我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使命，我被命运指定成为这么一个人，或者是成为这样一种类型的作家，或者是成为这样一个类型的女子。我走过的路，其实都是跟我母亲最后决定要把我生下来，我的成长背景连在一起，由此可以解释我所有的行为、言谈、包括写作，甚至我要找什么样的男人跟这个身份相关，我要走什么样的路，我要写什么样的书，包括女性主义的“上海三部曲”那样的书，也像《好儿女花》《饥饿的女儿》这样跟自身相关的书，都跟“私生女”这个身份相关。

所以，虹影从早期写诗，到 20 世纪 90 年代定居英国后，陆续爆发出《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等小说，一直到最近的《奥当女孩》等一系列“童书”，在我看来，显现的都是一个失去了现实身份的女性孜孜不倦地寻找自我的旅程，这个旅程从早期的诗的迷茫、到小说的狂暴、再到童话般的沉静。恰恰是一段精神觉醒的旅程。所以，在虹影小说里，欲望只是一个表面的东西，藏在深处的是她对于自我身份的焦虑。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找不出像《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那样的如此深入如此痛楚地追寻女性自我的小说。

我之所以用了“震撼”形容我当初读《饥饿的女儿》的感受，是因为虹影的小说不仅写了女性的自我追寻，还把角度聚焦在“母

亲”身上。虹影说她写《好儿女花》是因为自己做了母亲，是写给女儿看的。虹影后来对记者谈道：

“没有女儿之前，我的生活目的，如同博尔赫斯《失明》里谈到的一样：我总是感觉到自己的命运首先就是文学。他还说，将会有许多不好的事情和一些好的事情发生在身上。所有这一切都将变成文字，特别是那些坏事，因为幸福是不需要转变的，幸福就是其最终目的。一个把文学当作生命的作家，恐怕皆是如此。可是我有了女儿，一切都改变了。尘埃落地，菩萨低眉含笑。我首先是一个母亲，然后才是一个作家。一个母亲，她可以承受的东西是无限的，远远超过一个失败者，就像我的母亲生前一样。”

虹影的小说指涉母亲、自己、女儿，透过女性宿命的社会角色，虹影创造了汉语写作里母亲叙述的另一种范式。冰心的慈母形象，一直深入人心，成为一种文学套话。而一些男性作家笔下受难的母亲，则是另一种文学套话。张爱玲可能是汉语写作里第一个触及母女之间隐秘情感的作家，但写得十分隐晦。虹影则把张爱玲隐隐触及的议题写得淋漓尽致，惊世骇俗，彻底颠覆了关于母亲叙述的既定话语，呈现了一个人性深渊里的母亲。这个母亲形象，不论是流言蜚语里的坏女人，不论是有许多情人，不论是坚强地生下婚姻外的孩子，还是晚年的捡垃圾等细节，都震撼我们的心灵，是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母亲形象：受难，爱，以及尘世的残酷、情欲与道德的波澜，都在这个形象里清晰地折射。

虹影把母亲的历史置于大时代里，既是个人的史诗，也是时代的史诗。1949年前后到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历史，在一对母女的个人历史里充分展开，再一次显现了文学的记忆力量。她把这个时代个人的饥饿感上升为时代的饥饿感，确实抓住了这个时

代的核心精神。

《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之后，虹影开始了另一个童书系列，第一部是《奥当女孩》。这个系列表面看是写给孩子看的童话，但在我看来，都是成人作品，是虹影关于母亲故事的继续。《奥当女孩》的主角变成了一个男孩子，叫桑桑，地点还是在重庆。桑桑在一个废弃的兵营遇到了一个女孩子。关于水手的爱。故事充满灵异的气息，悲伤但是优美。当一切的苦难经过时间的洗礼，当一切的欲望经过时间的磨炼，倾诉、呼喊都变得没有什么意义，剩下的是平静，是对于不可知的敬畏。人世间的一切都曾经经历，一切都在消逝，唯一抱持的，是对于爱对于美的永不疲倦的期待。

读完《奥当女孩》，我的感受是：虹影终于把她内心的黑暗和爱都说了出来。当然，永远不可能都说出来。永远在等待着某种光亮，划过我们幽暗的内心。

序

这些日子，读了两本听说过很多年的书：《饥饿的女儿》与《好儿女花》。

这是两本读来让人心生惊悸的书，本来我以为是小说，有很强自传性质的小说。但作者自己的说法——至少在《好儿女花》中，她不止一次明确指认《饥饿的女儿》是一部自传。那么，《好儿女花》也可以视为是自传了。前一本书的人物都在这本书里悉数登场，围绕着最主要角色的母亲的去世，与一场中国城市下层社会常见的葬仪，以沉痛的追思的方式延续了、丰满了母亲和与她一生密切相联的那些人物的故事。作者说，她是用这两本书写出内心深处的“黑暗与爱”。在我看来，前一本书更多是黑暗，和对黑暗的反抗。后一本书，则是爱，以及通过这种人类伟大的情感达成的宽恕。

锋利的解剖，勇敢的坦陈，因为深挚的爱恋，因为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世界还怀有美好的期待。

作者写第二本书时，已经有了自己的女儿，所以她说，写这样的书，既是为了母亲，也是为了女儿。作者没有说出来的话，也许是希望自己不要再像书中的母亲，女儿也不会再是书中那个女儿。

其实，所有这些，作者在这两本书前的寄语中都有充分的说明。而这两本书，母亲之外，另一个主人公正是那个既为女儿，如今已成为母亲的作者自己。女儿与母亲两个形象相互映照，才是这本书开启情感之门的锁钥之所在。

而《你照亮了我的世界》这本短篇集，多数篇目中那些隐约或明晰的故事应是“发生”在写作前两本书之间的时间与空间，是不是也可以视为对这两本书的某种补充，补充了一些关于从反抗走向恕道过程中情感与精神嬗变的留白？同样可以为“照亮”我们的阅读提供一些帮助。

此时，在一个清晨结束了漫长的阅读过后，我一边写下这些文字，一边强烈地感觉到这在我可能是一次错误。

对于如此坦率真诚的写作，如此勇敢的写作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说自己可能犯错还有另一个理由。

这三本书的作者是虹影，在我还是一个文学上籍籍无名的初学者时，她就已很有名了。在已经变得相当遥远的八十年代，我就常从半地下状态的四川诗人圈子里频繁听说她的名字。虽然，那时我只从民间刊物上读过她几首尖锐的诗，但她确实是很有名了。当她把叙事性的作品也写得很有名的时候，我还在似乎毫无前景的黑暗中摸索。而且，依然没有读过她的书。那时，虹影在媒体上常常是一个话题，或者某个事件，我总是对成为话题与事件的人物抱有某种警惕。

如果不是几个月前和她见了迄今为止的唯一一面——这次见面的机缘还非关文学，是在一次推广牙健康概念的公益活动上。一起吃了主办方请的一顿午饭，除了互相认识，也没有深入交谈。晚上，再见面，是在一个地方喝德国啤酒，吃德式香肠。她和出

版社社长商量三本书的重版事宜。我在旁边和别人聊天。记不得我是怎么加入他们谈话的。那时，酒已经有些上头了。酒会让身体和脑袋都变得轻飘起来，这种感觉会让人暂时摆脱了现实的压力与拘束。也许就是在那样一种情形下，我居然应承要为这三本书中文版的再版写这些文字。

后来，一边后悔这个贸然至极的承诺，一面还是找了她的书来读。

在这个过程中，真的为作者表现出如此的勇气感到震惊与佩服。当下，我们大多数的文学早已学会用一套娴熟的技术掩去现实的残酷，用中庸的温情遮掩着放弃了对人性弱点与黑暗的开掘，也正因为此，当我们试图从正面表达爱意时，也总是显得虚伪而孱弱。但虹影在涉笔与中国一部当代史密不可分的家族经历时，不回避，不躲藏，从家庭成员复杂的关系入手，坦率而直接地写出了时代，写出了个城市被长期遮掩的一个残酷的角落。更为难得的是，作者意图并不止于暴露和控诉，而是专注于幽暗的同时也闪光的人性开掘，专注于曾经的青春所经历的中国式的残酷挣扎与成长，以及更多生命从坚韧充沛走向衰竭与消亡，专注于这些生命如何在这个过程动植物般生存却进行着人的自我救赎。

救赎——不能通向哲学，但至少通过亲情、爱情，达至中国人朴素的宗教感。虽然宗教感中也充满宿命，但这就是人，出身于脏污现实中的人，挣扎求生，作孽而又向善，身行丑陋却心向美好。

三天后的本周六，我要去一个图书馆讲讲非虚构文学。我将试图回答一个问题，非虚构文学为何开始越来越多被有思想的读者喜欢。我想，其间最重要的原因，也许是因为虚构的文学正在大面积地从现实撤退，尚未撤离者也正以中庸的温情和精致的美

学遮掩了我们共同经历过的生活的残酷与艰难。

那次答应写这篇序文的地方，是一个非常能代表今天城市光明繁荣那一面的场合，可以用来证明我们终于过上了中产生活。那样的场合适宜谈论风花雪月，适宜大家共同憧憬即将到来的更为丰裕的物质生活。但是，这三本书让我回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程度不同地经历过的真实生活，共同置身其间的残酷现实——从肉体到精神。我们跟书中那些人物一样，有着黑暗的记忆，我们都需要情感与灵魂的救赎。如果我们没有勇气与能力自我实现，而且这个社会也没有人提供这种灵魂的指引，那么，我以为这三本书，尤其是《饥饿的女儿》与《好女儿花》，也是一种间接的启示。

阿 来

2015. 12. 9 于成都

目录

在人群之上·····	1
脏手指·瓶盖子·····	15
六 指·····	32
带鞍的鹿·····	51
小 米·····	65
近年余虹研究·····	79
内 画·····	98
辣椒式的口红·····	115
红蜻蜓·····	129
康乃馨俱乐部·····	139
我们时代的献身者·····	206
我们共同消失·····	221
玄机之桥·····	247
火浴之渴·····	258

环形玫瑰·····	269
你一直对温柔妥协·····	327
鹤止步·····	375
你照亮了我的世界·····	413

在人群之上

他从旋转门走出来。阴沉沉的街道，路面一些凹坑残留着雨水，天竺菊和剑兰盛开在高高的阳台上。行人绷着脸，脚步匆忙。他的头发不很黑，但稠密，迎面吹来的风，把头发掀上他的前额，遮住了眼睛。他甩了甩头发，侧身绕过卖小报摊旁的一位拄拐杖的老头。人群之中，他那件米黄色灯芯绒西服，给我的感觉，跟刚过去的冬天大街小巷叫卖的梅花一样，流泻出浅浅的暖意和温馨，也有一丁点儿俗气。

足足一个上午他在这条街上，一个个公司、商店寻找雇主满意他也满意的工作。前者是首要的。这时代不错，允许跳槽。他说这句话时，手在空中做了个相应的动作，很潇洒。

对着自己的脸，我举起绿色小方镜：一堆骷髅，散裂的声音蹦出光滑的镜面。镜边一圈冷冷的绿，有着不可捉摸的凄凉。我停止说话。从沙发上支起身子，两条腿略略交叉坐着，然后，说，瞧，他送我的，居然到今天还没扔掉。每次照这恶毒的玩意儿，心似乎收缩了一半。他抚着我的肩，在我身后笑，“干吗不送人呢？”我或许恨这镜子，或许着了魔，弄不清楚，可能是幻觉，但也可能不是。

这是个有着橘黄色窗帘的房间，你坐在我对面的转椅上，宽大的桌子，除了文件电脑一类东西，还有一束新鲜的白杜鹃，斜插在橄榄色与石榴红混合的斑马状的瓷缸里。怎么说呢，我喜欢这儿。我承认你是我的心理医生。但从乘电梯到八楼走进这个房间后，我就不这么看。女人和女人很不一样。

你接过我递上的镜子，摸了摸，然后打开镜盖，低垂的睫毛，由于白杜鹃花的陪衬，那一排整齐的漆黑，很有几分明察秋毫的神秘。肯定从生下到现在，你都如此细皮嫩肉，端庄雅丽。不用揭下衣服，我都可以闭着眼睛勾勒出你身体的轮廓，那种精致。就如同我明白你喜欢户内生活的天性，和你的职业统一协调。潜埋在我身体内的某种痛觉被轻轻碰了一下。

“我看见的是一个旧房间。”你第一次不像一个医生对病人那么和我说话。你把脸贴近镜子，用一种模糊的声调说，“奇怪，我听见了雨声！”

我感到意外，手在沙发上滑动，竭力做出神情安静，“你知道的，我照这镜子时，看到的是一堆站立的骷髅。那就是我死后的样子。”

“每个人死了都一样！”

“那么请你说说，这镜中的房间，雨声是什么？”我仿佛看见那房间，而细雨淅沥近在身旁。“你别呆望着我。”

这个下午完全不对劲，我强烈地感到了这一点。或许我不该来见你。对你来说，我不正常，需要治疗；对我来说，你太正常，你已经成为我的心理障碍。

“诱惑，全在眼睛。”我对他说。他点点头。他的面貌，身体

不在这儿，却仍然清晰地出现在面前，他的眼睛充满怨恨时最生动。每当我洗完澡，对着梳妆台拿出玫瑰色的口红，“晚上涂它干吗？”他用眼神强调他的不快。

在床上他搂着我，我说你嘴唇的线条和你下面的真相似。他的手松开了，以此来回答我扔向他的信号。他躺在那儿，如一只黝黑的鸟，翅膀萎软，身体轻盈，轻声啼鸣出一个个可怕的音节。

我辗转反侧，反复地自问：是我太主动，还是他另有不能言谈的隐情？白霜似的被子自然而然地和黑夜融成一体，挤压着我的身体。噤，躲到哪里去可以轻松呼吸？不眠之夜，把我自己变成自己的对手和敌人。

收起自己设计的作品照片、图案，笑容出现在他的脸上。当场拍板，下午就开始在这家不算差的公司上班。他将为公司一个新开张的时装商店设计橱窗。

玻璃映出他的身影，在与人说话。他是一个成熟的男人。不像我十六岁就熟透了，轻轻一碰，就会涌出一股浓郁的香味来。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拥有。漫长的未来，将无声无息从我脚下迅速溜走。我所渴望的，无非是一个正常女人所渴望的，真谈不上是奢侈或是妄想。

小心地越过红灯拦住的一辆辆车，到了马路对面，我才放慢脚步。我不止一次想象这样的情景：我从黑皮沙发起身，走到我的心理医生面前，迫使她躺在我躺的地方。并不是想变换病人与医生的位置，而是让她躺在沙发上，我认为她的脸仰着比较刺激我的想象，我不必对她做什么。

喧闹的市声里好似传来他的嗓音，这是犯罪的开始。

为什么他可以解开我的杏黄色呢子大衣，手越过白围巾、嫣红色毛衣，把整个冬天毫无遗留地带给我的乳房，让我领受一种彻骨的颤抖？坦白地说，我与他相识不过两个季节，我们不太像情人，更像兄妹或姐弟。和所有情侣一样，最初都很美好，相对现在而言，那不过是新鲜的触摸，之后，对彼此身体的探索从陌生到熟悉，始终缺乏火焰灼烧的激情。

我回头望了望和其他房子并列极普通的灰尘扑扑的大楼。一片密集的树林——城中心公园，正对着那个永远敞开庭帘黑色铁栏杆的阳台，寂静，没有人影晃动，似乎医生已离开她的椅子。是否真像他说的那样：我心里总是充满了罪恶的念头？我房间里保留着一个有裂痕的玻璃花瓶，闪射出不常见的透明的深蓝色，似有一瓣残月沉入瓶底。我的双手此起彼伏地抚摸着，猩红的血一丝丝沁出来。

他不行，这并不是我趋于疯狂的理由。他离家后，我开始拥抱床单，渐渐硬起来的枕头。红晕染上脸颊。“你这么随便就脸红，难道不是一种挑逗吗？”有人无人在面前，他都会这么指责我。但令人发窘的红晕不会听从我的意志，在一瞬间就传遍我的脖颈，前胸。紧关着的窗外，天空低垂下来，一副等着下雨的样子。我翻过身，低低地抽泣。我手上的划痕已痊愈。

钥匙在门外哗啦响的声音。他推门进来。

我在被子里躺好。“你感觉好一点了吗？”他把手放在我的额头上。

我点了点头。